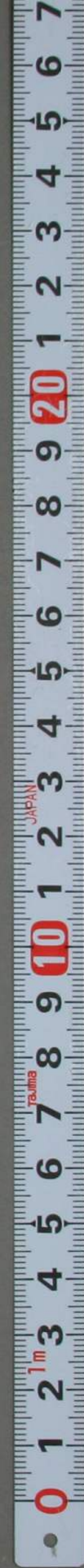


蘇東坡詩集

居室 二十四
寺觀 二十三

特別
A18
37
16





知
門 37
號 16
卷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三

寺觀

海會寺清心堂

沈無量壽佛閣西北法照大師房舊有石刻今亡



南郭子綦初喪我

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西來達磨尚求

厚傳燈錄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

性悟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為

山水後一溪長照雪霜侵紛紛無補竟何事慙媿

高人閉戶吟

洞霄宮

持晦真憶錄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極山宮曰洞霄舊名天柱觀

上帝高居愍世頑

鍾退之哭孔丞詩天公高居鬼神惡

故留瓊館在凡間

青山九瑣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閒庭下流泉翠

蛟舞洞中飛鼠白雅翻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雅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

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犬如雅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長松怪石空霜鬢不

用金丹苦駐顏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此詩譏其未必能靜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

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子仁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軫謂曰吾令

公厭事可乎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

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

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為

眾妙堂甄先生有記云眉山道士張簡易教小學常百人予從之三年謫居南海一日夢至其處其徒誦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余曰妙一而已容可眾乎道士笑曰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眾妙門夫物芸芸各

歸根厚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妙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

軒跌坐一醉扶桑暎子仁楚辭暎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暎

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温欲收

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厚黃庭經注吞日氣法常以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

通咒畢瞑目握固存五色流霞來接一身於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吞月法常以月初時西向叩齒十通咒畢瞑目握固存月色精光俱入口中能修此道則奔日月之神仙也任

道家言人身中自有日月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次公楞嚴經曰妙精明心又曰精明靜妙兀然灰橐照不滅

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次公楞嚴經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又云淨極

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任維摩經言文

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語息則默非對

語此話要將周易論子仁易復卦注云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

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

持更問江東三語掾任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壯老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

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寒食與器之遊南塢寺寂照堂

頌杭州圖經梵天寺在鳳皇山

乾德中吳越王錢氏建舊額南塢寺治平中改今額

城南鐘鼓鬪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

上客次公先生有和聰上人詩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誰為寂照境中人次公楞嚴經湛然寂照

紅英埽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

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子仁退之杏花詩云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發應更好道

人莫忘鄰家翁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次公觀後上小山有堂是唐玉真公主修道遺

迹堯卿本朝端拱元年十月十八日奉敕賜此名額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巖第幾尖深谷野禽毛

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楊杜詩上方重閣晚不慙弄玉騎丹鳳

續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鳳皇求止其屋公為作鳳臺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應逐

嫦娥駕老蟾援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託身月中月有蟾蜍之象焉澗草巖花

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疎簾

樓觀

秦始皇立老子廟於觀南言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子仁劉禹錫詩閱世甚東流長

有幽人悲晉惠彊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

赤

續抱朴子曰臨邑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疑其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壽

白木誰燒厨竈香

次公陶隱居引仙經云木能除惡氣

聞道神仙亦相

過只疑田叟是康桑

厚莊子老聃之役有康桑楚者徧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

返四日得詩寄子由同作

樓觀

次公崇勝觀也乃尹喜舊宅俗謂之樓觀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

援續搜神記遼東華表柱上有鶴集其上言曰

轅軛

續別說老氏乘青牛薄板車

白鶴來時訪子孫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

山近朔風吹積雪

亮卿古樂府朔風吹積雪

天寒落日

澹孤邨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階前井水渾

續杜詩海米少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溪赴渭爭

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

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

觀有明皇

碑言夢老子告亭園長久之意萬大年楚辭有山鬼之章又史記始皇曰山鬼不過知一年事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陀翠麓橫忽逢孤堦迴獨向亂山

明信足幽尋遠

子仁李太白詩幽尋無前期乘興不覺遠

臨風却立驚原田

浩如海滾滾盡東傾

次公杜詩不盡長江滾滾來

授經臺

乃南山一峰爾非復有築處

劍舞有神通草聖

援張旭善艸書自言始見公主與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孃舞劍器而通神次公

文蔚堂

張芝草書精切韋仲將以為神聖

海山無事化琴工

援樂府解題言水仙操曰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

與俱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迎望但見海水入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刺船迎之與還遂為天下妙堯卿南史宗少文南陽人善琴書圖畫精於名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乃於江陵立宅閒居無事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唯澄懷道觀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此臺一覽秦川小

子仁杜詩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

不待傳經意已空

次公按列仙傳尹喜既見老子授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

遊金山寺

高圖經金山龍游寺屹立江中為諸禪刹之冠舊名澤心梁武帝天監四年親臨澤心寺設水陸會聖朝天禧初真宗夢游此賜今額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

次公江水發源於岷山孔子曰江出於汶山其

始出源可

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

畔石盤陀

續張又新水記揚子江有中冷水為天下第一

古來出沒隨濤波試

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

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鞞紋細斷霞半空

魚尾赤

體仁詩魴魚尾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

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棲鳥驚

革先生嘗言山林藪澤晦

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

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

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是夜所見如此援晉文公謂咎犯曰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此水

甘露寺

并序

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

曹公也大鑊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
 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
 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
 穆宗皇帝追福所葬者也致約圖經甘露寺在北固山唐寶曆中李德裕建以資穆宗之冥福

時甘露降此山因以名之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
 歡我欲訪甘露當塗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
 聯鞍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
 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大明寺在揚州

惟見煙中竿狼石臥庭下穹窿如伏鞭伏公鞭在揚州記云貪如狼狼如羊
 緬懷臥龍公挾策事凋鑽緬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援後漢史

商鞅挾二策一談收獅子續曹公聞孫策平江東曰獅子難與爭鋒再說走老瞞

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與先主并力敗曹操於赤壁

泗水逸周鼎援周鼎逸於泗水始皇求之弗得渭城辭漢盤援魏明帝遷承露盤金狄泣下

僧繇六化人仲達畫史云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版長八尺許寬衣挂冰紈隱見

十二疊觀者疑夸謗破版陸生畫續陸探微南齊吳郡人鹿書史云探微神面黃

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
 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續李德裕其先贊皇公英姿凜
 以寒古柏親手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峰裂根入
 石窟蟠薤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

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天公四雄謂諸葛孔明孫仲謀蕭梁武帝贊皇公也遺迹儼

未利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

誰控搏子仁賈誼賦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况彼妄庸子子仁前漢灌嬰熟視魏勃笑曰人言魏勃勇妄

庸人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

武歎援阮籍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不待雍門彈厚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

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斬豈不悲乎子孟嘗君淚出承睫而未下雍門為之鼓琴遂感泣

遊靈隱寺李杞寺丞見和游孤山復用前

韻次公樂史寰宇記靈隱山以許由葛洪所隱本名稽宿山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續錢王自鏐至做三世五王乘唐末起自民伍

盡不勞折簡呼厚晉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來而乃引軍來乎宣王

有折東之地歷五代朝貢不絕太祖龍興乃以其地歸有司而挈其放屬朝京師

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

最愛靈隱飛來孤德博晏殊輿地志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

下笑柳與蒲厚晉顧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高堂

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罷能

絕勝絮被縫海圖援杜詩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清風時來

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次公陶潛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歸時

棲雅正畢逋厚漢桓帝時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孤煙落日不可摹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人表圖經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

明往視之得奇木乃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像治

平中郡守蔡襄表其異事上之賜靈感觀音院額

文蔚堂

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

夾佛在世日多為仙靈之所隱今此亦復爾邪因挂錫造靈隱寺號飛來峰

厚晉顧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厚漢桓帝時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

人表圖經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

文蔚堂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
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宿臨安淨土寺

因寺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天祐臨安縣圖經淨土禪寺在縣南二里周顯德中吳越王錢氏建號光孝明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

次公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午

參禪固未

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埽清風宇

次公文選玉宇來清

閉門羣動息

次司空圖詩夜久羣動息

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

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

門去

次公楚辭少司命云臨風愧兮浩歌子仁李白詩仰天大笑出門去

莫色入邨隴微月半

隱山員荷爭瀉露相攜石橋山夜與故人語明朝

入山房

善權臨安縣圖經真寂院在縣南二里天成元年吳越王錢氏建舊號山房院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在石鏡山東

石

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

續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布衣時嘗照石鏡鏡起而聳戰彥忠唐地理志臨安有

石鏡山高二十六丈

今為猿鳥顧興廢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

越王錢氏建為功臣院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明仲臨安圖經功臣山在縣南二里本名大官山吳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

次公孔明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松間野步穩

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渡千人

溝下有微流泫

玉父臨安縣圖經寺有溝名曰千人相傳錢氏役千人一日而成溝上橋以紫石為之徑闊各丈餘

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

縣

援郭璞天目山詩五百年生異姓王錢鏐自謂已應此運續吳越王少貧困負擔及其貴也以錦囊盛焉

長逢跨下

辱

厚韓信傳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熱視俯出跨下一市大笑

屢乞桑間飯

舍于窮桑見靈輒餓問之曰不食三日矣

誰知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陰

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
被原野珠金散貧賤鍾鏐為鎮東軍節度使封吳越王昭宗詔升所居為衣錦城石鏡山曰衣錦山大官

山田功臣山鏐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作還鄉歌曰玉節還鄉兮衣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竇融既入朝原竇融為河西

大將軍以五郡歸漢及隴蜀平融為五郡太守奏事京師 吳芮空記面援西漢諸王惟吳芮傳世最久魏黃初末盜發吳芮

冢容貌如生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貌類長沙王但微短爾 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援前漢蓋

寬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人多矣 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江寧縣寺有

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矣而今猶不滅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

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德操洞天記峨眉山在嘉州係第七洞天 師已忘言真

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明年採藥天台去初樂洞天記天台赤城山

高一萬八千丈周四五百里在台州天台縣 更欲題詩滿浙東

獨遊富陽普照寺

夢良圖經淨明院在縣北五里唐號普照後廢石晉天福七年重建

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富春真古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賜

書連筒春水遠厚杜詩連筒灌小園 出谷曉鐘疎欲繼江潮韻

次公宋之問遊江南靈隱寺夜月澄明獨行廊下因吟曰鷺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搜思久之不就有老僧坐大禪牀曰何吟之苦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歎警策速明訪之不復見寺僧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何人為起予

自普照遊二菴

饒富陽縣圖經延壽院在縣北四里院前有東西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

逢人裊裊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

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厚荀

粲妻止不哭而神傷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
杜詩神傷山徑深作詩寄謝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韓杭州圖經淨惠禪院在永和鄉天福七年吳

越王錢氏建舊額佛日院祥符元年改今額

陶令思歸久未成遠公不出但聞名

次公廬山惠遠大師出不過虎溪因

送陶淵明而過此溪

山中只有蒼髯叟數里蕭蕭管送迎

千株玉槲攬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何處霜眉碧
眼客結為三友冷相看

東麓雲根露角牙細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

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洼

甲之退之詩蒼龍露角牙次公石鼎聯句巧匠琢山骨前漢元狩三年馬生渥

注水中作歌云今安匹龍為友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搖鼻息庭

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次公孫樵乞巧對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

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沈銷盡碧煙橫山人睡覺無

人見只有飛蚤繞鬢鳴

次公唐何諷夢渴賦窗日斜照飛蚤達鬢

宿海會寺

持晦臨安縣圖經海會寺在縣西去縣二里梁大同中建號竹林寺祥符中改賜今額

籃輿三日山中行

厚晉陶潛傳王弘邀潛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無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

信美少曠平

厚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下投黃泉上青冥

次公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楚辭據青冥而攄虹

線路每與猿狖爭

師長楊賦盛猿狖之收多麋鹿之獲

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哀饑腸鳴北渡飛橋踏

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

師西都賦西郊則有大園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大鐘一撞

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湖傾

師杉槽漆斛謂

浴室也本來無垢洗更輕堯卿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什麼却浴師曰定

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倒牀鼻息四鄰驚次公石鼎聯句序云道

鼓天未明厚晉鄧攸傳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木魚呼粥亮且清次公

夜闌寂已清長笛亮且鳴不聞人聲聞履聲次公漢衣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李彭富陽圖經

永樂寺在縣東北六里

夜聞巴叟臥荒邨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

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聞

堂道益尊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虎丘寺續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闔閭葬國西發五都之

扁諸之劍三千繫鄭魚腸在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為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寺在蘇州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

井湛盧誰復見續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鑄五劍曰純鉤

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饒寺中有鐵花巖在劍池之側

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主頑曠當年或未信

異類服精猛厚十道四蕃志生公異僧竺道生也講經於此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寺有生公禪堂

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

哽次公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游虎丘寺有詩歷論商周及近代二千年事顏真卿為之刻石又鬼詩云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

東軒有佳致厚寺中有佳致軒在池堂之東

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

事暖日相與永厚杜詩蒹葭離披去天水與相承喜鵲翻初旦愁為蹲

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

行可請

遊淨居院 并序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為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顛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

次公楚辭製芰荷以為衣

願言畢昏嫁 續向平男

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遂肆意游名山不知所終

攜手老翠微

次公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不悟俗

緣在失身蹈危機

續晉書諸葛長民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刑名非宿學

子仁揚子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

陷穽損積威

厚司馬遷荅任安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遂恐死生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

鞵自輕飛稽首兩足尊

次公福足慧足謂之兩足尊

舉頭雙涕揮靈

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

援佛說法靈山天龍八部來會

願從二聖往一

洗萬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

子仁王維詩空翠濕人衣

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少年時嘗過一邨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

疑有兩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宿黃

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兩作尚記此

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饑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有人舊
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
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
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
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
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棟霜林
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次公詩溜溜小槽如壓
蔗次公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

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續杜牧望故園賦倒冠落佩兮與世

疎闊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去年徐州花下對月與張居厚王子

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中兄弟飲酒作蘋字韻詩厚陶淵明詩佳入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昔還鄉泝巴峽落帆樊口高桅亞子仁韓詩大帆夜劃窮高桅長江

滾滾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

空有千篇凌鮑謝次公杜詩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

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續傳食蓼之患老景清

閒如啖蔗援晉書顧愷之食蔗必自末至本或怪之云漸入佳境饑寒未至且安居憂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十三
文蔚堂

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邨酒免使醉歸官長

罵厚杜詩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安國寺浴

欽夫先生寺記云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

老來百事嬾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子仁杜詩白頭亂髮不到耳

尚煩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煙霧濛暘谷塵垢能幾

何翛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脩竹心困萬

緣空身安一牀足豈惟忘清淨兼以洗榮辱默歸

無多談子仁漢楊惲書云方今漢德隆盛願勉旃無多談此理觀要熟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次公藥史蒙宇記武昌縣樊山亦曰樊岡下有寒溪中有蟠龍石

連山蟠武昌次公杜詩連山抱西南翠木蔚樊口共文志林記樊山云自余所居臨皋亭下亂流

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次公詩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坐看鷗鳥

沒次公杜詩白鷗沒浩蕩夢逐麀麀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次公

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續南史孔珪字德璋不樂世務

松竹三益友次公選詩開徑西上九曲亭蓋三

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次公史蓬蒿藜莠

衆山皆培塿次公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

真楚藪空傳孫郎石次公素術言孫策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其後士民皆呼策為孫郎又孫楚

無復陶公柳厚陶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

通來風流人惟有漫浪

種施惶怖謝罪無逸陶潛號五柳先生

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

澗石欲枕流

種施惶怖謝罪無逸陶潛號五柳先生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叟續元結作自釋一篇言將家漢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焉又其文云漫浪於人間結嘗遊寒溪有窪尊杯飲之處買田吾已決乳水况空酒次公乳水即次山杯尊銘序所言即
 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厚後漢生所紀泉水白而甘者也自操井臼相將踏勝絕更裏三日糗馮衍妻

定惠院顛師為余竹下開嘯軒

鷓鴣催天明喧喧相詆譎廷楚辭鷓鴣先鳴兮使夫百州之不芳暗蛩泣夜

永唧唧自相弔子仁韓詩蟲弔寒夜永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

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次公荀子云蚓

為貪穀最鄙鵲喜意可料次公

慟哭等嬉笑阮

次公月令云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龜父崔豹古今注刺曰歌女陸賈云乾鵲噪而行人至皆緣不平鳴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子仁晉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乃登嘯也

生已踈狂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

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累盡

吾何言風來竹自嘯師說文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石墪寺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墪寺事也相傳如

此戲作此詩

饑眼眩西東詩腸忘蚤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

飯次公小說唐王播少孤貧客木蘭院隨僧齋粥僧獻苦之飯後擊鐘其後播鎮揚州訪舊處題詩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聞黎飯後鐘諺云山僧異漂母續前漢韓信微時往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但可供一莞胡為三十年記厚前漢陳平諫高祖曰今楚兵罷食

憶作此訛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厚前漢陳平諫高祖曰今楚兵罷食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飯次公小說唐王播少孤貧客木蘭院隨僧齋粥僧獻苦之飯後擊鐘其後播鎮揚州訪舊處題詩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聞黎飯後鐘諺云

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盡此天亡之時不因而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顯播相穆宗時權倖競乃
 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眾望不厭
 知飯後鐘閣黎蓋具眼厚傳燈錄鄧州丹霞禪師有僧於山下
什麼處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見師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
 飯與閣黎喫底人還具眼者也

月華寺

寺鄰岑水場施者皆阮
 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

天公胡為不自憐結土融石為銅山萬人采斲富
 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

待千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菱舍依榛菅厚

禮大司馬仲僧言此地本龍象次公龍象佛書謂有
 力可以負荷者也廢興反

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曹杜詩潤聚金碧
 氣清無砂土痕曉得異

石青爛斑坑流窟發錢湧地莫施百鎰朝千鍰厚

子饋兼金百鎰而不
 受書呂刑其罰千鍰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

縮史記蒙恬臨死曰起臨洮屬之遼東
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我願銅山化南畝爛熳

黍麥蘇惇鰥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鐺煮飯茹三間

厚傳燈錄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茹茨石室向折脚鐺子
 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又杭州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嚴家風師
 曰一鴨白雲
 三間茹屋

南華寺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厚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
 衣盃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庾

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亭亭堦中人問

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續佛書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飲水既自知援傳燈錄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指月無復眩厚楞嚴經如人
 以手指月示人

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月
 為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鍊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摠衣禮真相厚禮記摠衣趨
 隅必慎唯諾

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

厚傳燈錄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甘滑瞻足大眾

洗我

綺語硯

峽山寺

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

次公郭璞江賦豁若天開

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

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

厚白樂天詩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確無人水自春注云廬山多雲母故以水確搗煉俗呼為雲確

松門風為關

厚

義之游四郡記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

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

邵老白樂天廬山艸堂記堂東

有瀑布水夜中如環珮琴筑聲

佳人劍翁孫

厚吳越春秋越王問劍於處女處女將見王道逢素公公曰聞子善劍術女子

曰願試也公即挽以刺女女舉杖擊之公即上樹化為白猿

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

詩留玉環

次公傳奇廣德中有孫恪者遊洛中遇素氏女遂納為室後十餘年同至峽山寺素氏欣然改服理鬢詣老僧乃持

一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捫蘿而躍素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後此心不如

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老僧方悟曰乃貧道為沙門時所養者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其頸者林深不可見霧雨埋鬚髮

廣州蒲澗寺

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

厚杜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千章古木臨無地

次公大材曰章前漢百官表有主章之官又貨殖傳云山居千章之楸也王簡頭陀寺碑云飛

閣迤邐下臨無地

百尺飛濤瀉漏天

次公漏天是地名在黎州以其多雨故曰漏天

昔日菖

蒲方士宅後來蒼筤祖師禪

厚維摩經云如人入蒼筤林中唯觀蒼筤不觀餘香雲卿

香譜曰梳子香山大食國即佛書所謂蒼筤也厚傳燈錄仰山謂香巖禪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而今只有花

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

山中多含笑花露先懸齋間覽云南方花木北地所無者大含笑小含笑其花

常若菡萏之未敷者故有含笑之名

遊博羅香積寺

并引駒父白鶴故居圖香積寺在惠州南博羅縣西山下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
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聞而落之可轉兩
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抃字天和

二年流落鼃魚鄉厚國語范蠡謂王孫雒曰昔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魚鼃之與處

而鼃龜之與鄰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厚詩麥芒

際天搖碧波厚詩麥芒初日泫露酣嬌黃厚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汪汪春泥已沒

膝刻刻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

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厚故居

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麩隱隱壘鼓聞春糠散

流一啜雲子白厚漢武帝外傳太上之藥則有風實雲子金精玉液炊裂十字瓊肌

香厚晉何曾性豪侈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則不食也豈惟牢九薦古

味東哲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要使真一流天漿詩成捧腹便絕倒

書生說食真膏肓厚左傳晉疾病在膏之上肓之下

與正輔遊香積寺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

力茯苓無人采千歲化琥珀厚本州注松脂入地千年為琥珀幽光

發中夜見者惟木客厚木客廣南山中有之蓋野人與鬼之類也我豈無長鑱

靈苗與厚杜詩長鑱長鑱白木真質苦難識厚張居然見真質靈苗與

毒艸疑似在毫髮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

類有道辛苦嘗谷汲厚前漢地理志號會之地土陞而險山居谷汲我慙作機春

次公傳曰杵臼鑿破混沌穴編莊子儵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謀報之智不及機春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次公古謂之高要郡有高要峽焉

新聞妙無多舊學閒可束猶當隱季主編司馬季主卜於長安市未

遽逃梅福厚梅福字子真為九江尉後逃入海上人見其為吳市門卒空腸吐餘思靜似

蠶綴族寸田結初果次公寸田道家所謂丹田也秀若銅生綠厚本草生銅皆

有青蓋銅之精華也荆棘掃誠盡黎棗憂不熟厚真浩至夫人謂許長史曰交黎火棗是飛騰棘掃除未盡是以黎棗不生也高人寧鑄金次公劉向得鴻寶書言能鑄金而不

成也下士乃服玉厚抱朴子服玉當得于閩白玉赤松子服本玉得仙也君看嶺嶠隘我

欲中筍蓄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塊

次公王褒云駸馬之感猶歷塊也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

穀子仁退之詩吾老世味薄偶從越女笑厚退之詩洪濤春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不怕蠻江

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厚莊子頤隱於齊有

高於頂句贅指天上有五管也厚退之詩五管徧歷無賢侯曾作八州督厚晉書陶侃字士行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

斂袂曰君後當為骨銷讒口鑠厚史記鄒陽書衆口鑠金膽破獄吏酷厚南

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隴雲不易寄厚陶弘景詩山

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只江月乃可劑厚唐于良史春山夜月詩綉水月在手遙知

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清遠寺不稱空洞腹厚晉王導嘗指周顛腹曰此中何有蹇驢

步武碎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佩俯聽石響轂千

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躅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

要知僧長飢正坐山少肉次公傳燈錄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住瀉山可乎

對曰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人閒無南

謂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矣

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仇池有九十九泉嵩少三十余嘗夢至有詩

六子由近買田陽程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陋邦真可

老生理亦粗足便回熱天燄長作照海燭黃魯直寄詩云蓮花

入寺

曳杖入寺門輯杖揖世尊次公禮記我是玉堂仙謫

來海南邨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楚辭一氣孔

隨老鴟起饑食扶桑暎光員摩尼珠照曜玻璃盆

來從佛印可厚維摩經言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稍覺魔忙奔閒看樹轉

午坐到鐘鳴昏收斂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留題顯聖寺

渺渺疎林集晚雅孤邨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

頭橘蘊季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洲中有千頭木奴遠客來尋百結花厚首楞嚴經阿難白

佛言世尊比寶璽華續成中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縮

得一結名若百結成終名百結若拙江南人謂丁香為百結浮石已

乾霜後水焦坑閒試雨前茶祇疑歸夢西南去翠

竹江邨遶白沙次公杜詩白沙翠竹江邨路相對紫門月色新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

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

遠陰長生子仁王方平陰長生皆在此山學道得仙者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

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

氣味適逸但之精意

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過木櫪觀

子仁老泉詩序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既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縣人云許旌陽

棺樽猶在山上旌陽許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劔寺。

出劔門東望上寺宇易辨可見

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

烈。提劔想崎嶇。任許旌陽斬蛟於洪州即西江所經也寂莫棺猶在。修崇世

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

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留題峽州甘泉寺

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逶迤尋遠跡。婉孌見遺

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

竹鬧。行行玩邨落。戶戶懸網罩。民風坦和平。開戶

夜無鈔。叢林富筍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

乃姜子教。任姜詩妻龐氏事母至孝妻奉順尤謹後汲江水值風不

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姑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歸

寄題清溪寺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續太史公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於說難自知不可

用。鬼谷乃真茹。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續劉向七略有鬼谷

子儀秦固新學。續蘇秦張儀皆學於鬼谷子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

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

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雙鳧觀在葉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為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為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跡羅網安能攀任後漢王喬有神術為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鳧從東來羅之得雙鳧焉詔尚方診視乃前所賜履鳥也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也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茲

題惠州靈惠院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胷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次公杜詩步壑風吹面舟人

共勸禱靈壘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

却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

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

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

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

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續退之澄觀詩火燒水轉掃地

不嫌俗士汗丹梯一看雲山

遶淮甸次公北山移文云請回俗士駕杜詩著處覓丹梯

北寺悟空禪師塔名齊安宣宗微時師知其非凡人無逸鹽官圖經安國寺在縣西北

六百五十步祥符元年改今額寺中有悟空塔前有古檜存焉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

援華嚴經如目翳人見空中花子仁

圓覺經譬彼病目見空中花

豈為龍顏更分別

次公前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只應天眼

識天人

次公邯鄲淳見曹植曰真天人也

遊靈隱高峰塔

肅之武林山記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山山有塔記云唐天寶中邑人建高七級

言遊高峰塔。蓐食治野裝。

援韓信嘗寄食南昌亭長妻厭之乃晨炊蓐食

火雲

秋未衰

師杜詩火雲洗月露

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艸

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

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

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

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牀。

厚管寧自越海歸家貧常晏坐

一藜牀積五十餘年為學不倦林上當膝處皆穿

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徬徨。贈別畱

匹布。今歲天早霜。

題西林壁

子仁廬山記舊名西林與國中賜今額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無一一作總不同。不識廬山

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六和寺沖師開山溪為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

字仁杜詩江流天自在

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

定被江潮沅能為山僧更少留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傷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

兒

厚杜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

瑟。真箇解催詩

厚杜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南寺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構築便能高。千金用盡身

無事，次公李白詩千金散盡還復來坐看香煙遶白毫。

法惠寺橫翠閣

子仁杭州圖經法惠寺在天井巷吳越王錢氏建舊額興慶寺治平二年改賜

今額

朝見吳山橫，莫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為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廉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沉平

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眉，次公濯錦成都濯錦江也峨眉嘉州峨眉山也唯闌

能得幾時好，不獨憑闌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處來

壽星院寒碧軒

次公圖經錢塘靈隱天竺寺內壽星院晉天福八年建其亭館有寒碧軒

清風蕭蕭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援杜詩無使霜露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

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

緣肥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鴟夷江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馬

文蔚堂

海去

續范蠡既破吳乃浮扁舟游江湖變姓名至齊號鴟夷子皮

尚餘君子六千人

厚吳越相攻越

王勾踐以其私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蒼筤亭醉題

六花蒼筤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

續維摩經言如入蒼筤林中唯觀蒼筤不

與餘香蒼筤花也其花六出韓眾服菖蒲得仙須生石上一寸九節者

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

驚散野狐禪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闌碧瓦溝聊為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涕浩難收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鬧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艸木香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塗

次元伯固仲蒙遊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眾修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題淨因壁

暝倚蒲團臥盃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葵葉為誰傾夕陽

真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盃清雲陰黯黯將

二百八
蘇東坡詩集注卷三十三
天一
噓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
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秔

陸蓮菴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
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

大老寺竹間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沂水
黃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
欲甦

蘇東坡

卷第二十三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四

居室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

書

萬申之翊聖保德真君傳太宗皇帝遣起居舍人王龜從
就終南山下築宮真君忽降言曰此地乃建上帝宮闕之
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
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
謀。始者學書判。師唐有書
判拔萃科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
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
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
未脫。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鞅掌
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次公
史記

蘇東坡詩集注卷三十四

文蔚堂

黃帝葬
橋山

王事誰敢勦。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旱暵。欲學

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

堰旋插脩。次公前漢溝洫志武帝歌曰隤林竹兮捷石菑堯卿岐下

是破產者相繼也先生徧問諸老校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

漲操棧者一時進止可無重費蓋波患其要渭河之秦多方害之耳先生

即脩衙規使衙前自擇水工棧竹行無虞乃言於內事得係藉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對之食不飽。次公詩今

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筍。劬勞幸

已過。巧鈍不任鍤。秋風欲吹帽。厚晉書九月九日桓温燕

于龍山風吹孟嘉帽落

西阜可縱游。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遷居一首 并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

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

樓。三年四月十六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

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

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

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厚杜詩

北戶河漢聲西流雪浪舞吾砌。次公杜牧詩弄水庭

前溪風豔翠綉舞

青山滿牆頭。髮

髯幾雲髻。次公古陌上桑頭上倭鬢髻雖慙抱朴子。金鼎

陋蟬蛻。厚抱朴子案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猶賢柳

柳州。廟俎薦丹荔。續柳子厚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池韓退之

為廟碑曰荔子丹兮蕉葉黃雜穀疏今進侯

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

有際。次公佛以世為劫念念成劫言光景之速也下觀生物息。相

吹等蚤蚋

援莊子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明仲先生白鶴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

林行婆家初閉戶

厚傳燈錄浮杯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師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翟夫

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

厚退之秋懷詩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

縹新居紫翠間

杜詩築居仙縹縹數系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詩水作青羅

帶山為碧玉管割愁還有劍芒山

柳子厚詩海上尖峰若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

中原北望

無歸日鄰火邨春自往還

次公杜詩邨春兩外急鄰火夜深明

甕間畢卓防偷酒

續晉書畢卓為吏部郎以舍即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旦視

壁後匡衡不點燈

厚西京雜記匡衡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鑿鄰壁映光讀書待鑿

平江百尺井

厚盧全詩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要分清暑一壺冰厚鮑明遠

詩清如玉壺冰邁先生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佐卿恐是歸來鶴

援廣德神異錄天寶

中玄宗獵於沙苑有孤鶴帝射之鶴中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道觀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常三四至一日自外至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為飛矢所中

以箭挂于壁且曰後箭主到此付之後明皇幸蜀遊於觀中識其箭曰此吾沙苑所射鶴箭乃知是佐卿焉

次律寧非過

去僧

緬明皇雜錄開元中房昭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邨入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入鑿地得窠中祈藏婁師德與永禪師

書笑謂容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

他日莫尋王祭宅夢中來往本

何曾

次公杜詩應同王祭宅曾井峴山前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鼃鼃生理半人禽

續莊子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楚然已可喜

况聞絃誦音兒聲自員美誰家兩青衿厚詩青且

欣習齊味未敢笑越吟

續史記莊烏越人仕楚病楚王曰烏越之鄰人也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於楚

使人往聽之則且為越聲也

九齡起詔石

次公唐張九齡詔州曲江縣人詔州有奏詔之石

姜子家日

南。次公姜公輔有高才數奏許亮德宗器之愛州日南人吾道無南北。高傳燈錄第二十三祖問盧居士曰嶺南無佛

性若何為得佛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

參荆棘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

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次公李白詩長作玉琴聲

新居

朝陽入北林。厚古樂府朝日照北竹樹散疎影。子仁杜詩月林散清影短籬尋

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纔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茆

得茲地翳翳邨巷永。厚陶淵明歸去來云景翳翳以將入數朝風雨涼畦

菊發新穎。次公劉禹錫詩茗穎如雲發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援史記蘇

秦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次公晉武賜賀循以六尺牀又賀革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

其病夫朝睡足。彦夫杜牧之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危坐覺日長昏昏既

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次公宋玉風賦

其風中人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

以光。彦忠詩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鳴鳩得美蔭。次公莊子有一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困立忘

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員吭。次公謝靈運詩園林變鳴禽杖藜觀

物化亦以觀我生。厚劉禹錫賦觀物之餘遂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

日皇皇。任淵明辭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隄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

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

莫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傳蔡邕賦故作

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魯真先生與王定國書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采甚

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

他時雨後困移牀。子仁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坐厭愁聲點客腸。

次公詩吳霜點歸鬢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隴小荷香。

山家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

著處。不憂門外故人車。

掃地燒香閉閣眠。曹國史補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簞紋似水

帳如煙。厚李白詩碧紗如煙隔窗語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

接天。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

竿日。次公南齊書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失色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消臥看溪南十畝

陰。杜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谷林堂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

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穉竹真可人。霜節已

專車。鍾家語孔子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以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老槐苦無賴。鄭杜詩

無賴風花欲填渠。山雅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

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寓居合江樓

海山蔥朧氣佳哉。續後漢光武論蘇伯阿切至春二江合處

凌郭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

厚史記秦始皇時齊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

洲仙人居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

肯為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

美樓上啼雅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

厚樂天詩可憐身與世從此兩

相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

癡仙人

曾續仙傳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衆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瞽仙人

三山咫尺不

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

子家釀酒名羅浮春

遷居臨皋亭

次公先生始至黃寓居定惠院後自定惠遷臨皋本回車院故有全家占江驛之句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

左

續晉天文志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磨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

危炊

厚晉書桓玄在殷仲堪坐上其作危語少曰牙頭浙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車云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仲

堪曰此大逼人蓋

仲堪眇一目也 鍼擅無穩坐 援晉書愍懷太子傳舍人杜錫每以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

謝太子怒使人以鍼著

錫常所坐檀中而刺之 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

待老勇決凡幾箇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

占江驛絕境天為破 次公退之詩有云破天慳 飢貧相乘除 次公退之詩無善名

以聞無惡聲以揚名聲

相乘除得少失有餘 未見可弔賀 續重仲舒曰弔者在門賀者在

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次公蘇秦見齊

王仰而慶俯而弔劉表云受弔不受賀師左傳可弔而又賀之 澹然無

憂樂苦語不成些 次公宋玉招魂每句有

些字蓋楚人之聲也

東坡八首 并序

大率皆田中樂易之語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

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

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

文蔚堂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次公莊子妄鑿垣牆而殖蓬蒿誰能損筋力

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

歲旱土不膏次公國語云土膏其動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子敬博物志地以草為毛喟焉釋耒歎我廩何時高總詩亦有高廩任唐文粹釋耒而歎

荒田雖浪莽師陶淵明詩浪莽林野娛高庫各有適下濕種秔稌

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武陽先生答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

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

栽但恐鞭橫逸仲達談助竹根曰鞭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

次公東方朔諫起士林書豐鎬之間號為上舍不規以為苑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

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次公左傳有汾會以流其惡去為柯氏陂十畝魚鰕會歲旱泉亦

竭枯萍黏破塊次公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

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泥芹有宿根子仁杜詩飯煮青泥坊底芹

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蜀人曹芹芽膾雜鳩肉作之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鉞水聞好語蜀人以細雨為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鉞水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

看露上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

聞畦壟間蚱蜢如風雨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新春便入

甑玉粒照筐筥子仁左傳筐筥錡釜之器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

次公漢書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行當知此味口腹已吾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種棗期可剥次公詩八月剥棗種松期可斲次公詩松柏九事在

十年外吾計亦已慤次公史記十年之計樹之以木十年何足道千載

如風電舊聞李衡奴任三國志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柑橘千

有同舍郎官居在瀉岳李公遺我三寸柑黃柑猶自青照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

間青黃垂屋角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邨子仁先生答秦太虛書云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權小舟徑至店下

郭生本將種續漢書朱虛侯劉章侍高后宴為酒賣藥市

西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厚古押牙富平縣俠客也盜取奉陵宮女無雙以與

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可憐杜

拾遺事與朱阮論杜詩梅熟許同朱老吾師卜子夏四海

皆弟昆

馬生本窮士思文志林云杞人馬正卿字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書杜子美秋

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

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解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言責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錢續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曰我今反累
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羶天公龜背上
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刮羶毛諺語也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厚丘濬詩十年蹤跡滯南荒只見山丹與佛桑錯落馬腦盤次公唐書

都支遮匄獲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持之裴行儉平

金收辟寒厚西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堂後種秋菊碎

獨樂不知行路難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闌幽人正

詩人固多感花發憶兩京子仁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石榴有

正色厚莊子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玉樹真虛名次公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粲粲秋

菊花卓為霜中英黃盤照重九纈藥兩鮮明

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云三伏熱止須一杯

涼先生坐忍渴羣躄自披猖次公北史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晞曰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眾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厚晉阮籍常若行冒熱渴甚逆旅有升眾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

先生飯土塼續韓子堯舜飯土塼啜土型無物與劉叉接唐書劉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

何以娛醉客時嗅砌下花井水分西

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致約先生

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茆為遮

藏子仁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遂去近聞南臺松新

廣西憲曹司勳帖云某惟少子隨侍全是一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

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敢驚凡亡厚韓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仲達揚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併蒙也 榿栽

與籠竹小詩亦可求次公杜甫斲榿絕句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斲榿竹詩華軒露斲他

年到縣竹亭亭出縣高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尚欲煩貳師刺山出飛流

續漢書貳師將軍李廣利師行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應須鑿百井兩綆載一牛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諸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四

